諸子平議

諸子平議卷五

德清俞樾

管子五

謀乎莫聞其音 內業

樾謹按謀乎乃形況之辭與下文卒乎其冥乎淫淫乎一律尹注曰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此大誤也謀即禮記玉藻篇瞿瞿梅梅之梅正義曰梅梅猶微微謂微昧也正與莫聞其音之義合梅或體作楳與謀竝從某聲故得通用莊子知北遊篇媒媒晦晦釋文引李注曰媒媒晦貌謀與媒亦同

飢不廣思飽而不廢

樾謹按下飽字疑飢字之誤上文曰飢則廣思尹注曰飢而廣思則忘其飢然則飢不廣思其飢益甚矣故曰飢而不廢言飢不止也尹注曰廢止也是其義也今作飽而不廢義不可通蓋後人不達其旨而臆改耳

是謂雲氣

樾謹按下文云靈氣在心一來一逝疑此文雲氣亦靈氣之誤隸書靈字或作霊見王稚子闕與雲相似故誤為雲耳尹注曰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此其所據

本已誤故曲爲之說

不可爲數

樾謹按不可爲數猶言不可勝數言天下之精材皆聚於我不可爲之計數也尹注非

守戰遠見有患

樾謹按尹注曰爲國者必大守出戰令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尹氏蓋以遠見有患連讀而解爲預見其患甚爲不辭遠見即外知也下文曰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

知此兵之三闕也即承此文而言故知遠見即外知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若不吉則筮遠日鄭注曰遠日旬之外日呂氏春秋有始覽冬至日行遠道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是遠即外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是見即知也

而憂之以德

樾謹按說文夊部𥈼行之和也凡經傳憂字皆𥈼之叚字此則其本字憂之以德謂和之以德也

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

樾謹按若乃君字之誤王氏引之已訂正矣至尹氏

謂此句蒙除字為文解曰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果如此則祝鳧已疵之言未始不善公何為不說乎蓋一除一與自是兩事除者祝去之與者求與之也多虛而少實謂致力者少而收功者多下文曰又與君之若賢亦是此意祝之意以為不賢固不可然必實賢則勞矣故以若賢為祝也此二句正所謂婦寺之忠桓公怒而將誅之是可以責難矣管仲是以知其可霸也

中有卷城

樾謹按卷當讀為圈大元交次六大圈閎閎小圈交

之范望注曰圀國也是圀有國邑之義故與城竝言

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

樾謹按冠下本有冕字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是其證也今本奪冕字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開元占經諸書所引竝作冠冠則又因奪冕字而誤補

冠字

右袪衣

樾謹按說苑作左袪衣是也說詳後

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

樾謹按水而及冠是滅頂矣又何涉乎說苑作從左

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疑此文冠字亦當作踝以聲近而誤也左至踝右至膝是左淺而右深也自踝誤作冠則爲左深而右淺遂改上文之左袪衣爲右袪衣左方涉爲右方涉皆非管子之原文矣

昔者吳干戰未齓不得入軍門國子摘其齒遂入爲干國多

樾謹按尹注曰干江邊地齓毀齒也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此注於干字未得其義干當作邗說文邑部邗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蓋邗古國名後爲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邗邗即其

地矣此文吳干戰吳干乃兩國也國子乃干國之人故曰爲干國多言此役也國子在干國中戰功爲最也尹氏不知干爲國名誤解爲江邊地則吳與戰者何國也且其解爲干國多句要文不成義矣

皆要窮則法令固　七臣七主

樾謹按尹解皆要爲事皆得要殆非也下句曰賞罰必則下服度皆要與賞罰相對爲文若從尹解則不倫矣皆當作比大戴記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戰國秦策斷死於前者比是也韓子初見秦篇比作皆並其例矣周官小司徒職及

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然則比要者大比之簿籍大比之簿籍審則法令固矣管子多本周制於此可見

不訾則國失勢

樾謹按訾乃悟之叚字言不覺悟則國勢必失也上文曰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然則過主能早自覺悟或尚可爲不悟則已矣下文凡言不訾者其義並同尹注謂訾古伍字謂偶合也非是

四鄰不計

樾謹按此本作四隟不計故尹注曰四鄰與己爲隟不計度而知之四鄰與己爲隟正解四隟之義今作四鄰不計者卽涉注文而誤下文曰故杜愔則隟不計文與此同彼奪四字耳

瑤臺玉餔不足處

樾謹按尹注曰玉餔猶玉食然云不足處則當是居處之事餔疑圃之叚字餔與圃並從甫聲故得通耳玉圃猶瑤圃也楚辭涉江篇曰吾與重華遊於瑤之圃

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

樾謹按者字衍文也此以國家言故曰非無壞土若有者字則以人言不當云壞土矣下文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竝無者字故知此者字誤衍

苴多螣蟇

樾謹按苴與菹同孟子滕文公篇驅蛇龍而放之菹趙注曰菹澤生草者也今靑州謂澤有草爲菹

斷名決

樾謹按尹注曰依名而斷決則其所據本當作名斷決故下文曰名斷言澤

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㮚藏

樾謹按危當讀爲詭古字通用說見大匡篇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詭其命者反其命也謂反易其命也與上句不爲親戚故貴易其法一律

民之承敎重於神寶

樾謹按爾雅釋詁神重也此言神寶卽上言重寶因句有重字故變重言神耳尹注曰夫寶有靈故曰神寶失之

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

樾謹按適猶節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

欲高注曰適猶節也情欲謂情有節古樂篇有節有侈注並曰節適也是適節義通適車輿猶節車輿也輿節宮室一律

氣情不營則耳目穀

樾謹按穀讀爲愨禮記祭義篇其親也愨正義曰愨謂質愨氣情不營則耳目質愨矣尹讀如本字非

菹笠以當盾櫓

樾謹按尹注曰取菹澤草以爲笠然則當云草笠不當云菹笠且與上文被蓑以當鎧鑐文義不倫殆非也菹者組之叚字說文糸部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

纚然則組笄猶言纚冠正與被黃相對成文

農事習則功戰巧矣

樾謹按功當作攻上文云耕農當攻戰此承上文而言故曰農事習則攻戰巧矣尹注曰習農則當功戰即依上文為說功亦應作攻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楊注曰攻當為功是攻功古通用然觀尹注則其所據本似不作攻今作功者聲近而誤

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約當為得草書相似而誤而未及忠字之義忠當讀為中枚氏古文尚書仲虺之誥

建中于民釋文曰中本或作忠是中忠通用也中人之和猶言得人之和周官師氏職曰掌國中失之事鄭注曰故書中爲得呂氏春秋行論篇以中帝心高注曰中猶得戰國策齊策是秦之計中高注曰中得也𢿘古人謂得爲中之證得人之和正與得地之宜一律荀子富國篇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文義與此相近可以證成王說

夫叙鈞者所以多寡也

樾謹按所以下有稱字下文云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可證

而謀有功者五

樾謹按當作謀而有功者五

外內蔽塞可以成敗

樾謹按此欲其敗非欲其成而曰可以成敗乃因敗而連言成古語往往如此說見日知錄卷二十七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亦因敗而連言成正與此同王氏引之謂成當爲或非是

謹其忠臣

樾謹按謹當讀爲結言與其忠臣相結也結與謹一聲之轉故古或通用桓三年穀梁傳謹言而退公羊

傳作結言而退是其證

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 入國

樾謹按疾官二字連文官古館字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疾官乃有疾者所居之館舍當時蓋特設之以居有疾之人故曰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尹注誤於疾字斷句則兩句皆不可通矣

虛心平意以待須 九守

樾謹按須本作傾與上文靜定爲韻待訓爲備國語周語其何以待之韋注曰待猶備也以待傾者以備傾也言虛心平意以備其傾覆也今誤作須則不特

失其韻且須卽待也於義複矣鬼谷子符言篇作虛
心平意以待傾損是其摘證
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
樾謹按見乃兒字之誤管子書每以兒爲況字大匡篇兒與我齊國之政也是其證也此言精誠可以暢天地通神明況姦偽乎言必爲其所化也古字也與邪通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邪也弗殊然則況姦偽也猶云況姦偽邪因叚兒爲況又誤兒爲見而其義全失鬼谷子符言篇作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干君其文雖不同然況字正不誤可據以訂正

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樾謹按修乃循字之誤鬼谷子正作循理下文修名而督實修亦當爲循鬼谷子作循名而爲實其文雖不同而循字不誤可據訂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

樾謹按動當作洞聲之誤也鬼谷子作是謂洞天下姦

上相稽著者所以爲固也虔地

樾謹按方言齍合也廣雅釋詁繬合也稽與齍繬竝通稽著猶合著也文選七發中若結轖李善注引說

文曰轄車籍交革也義亦相近

大夫佐各一人卒部校長官佐各財足

樾謹按財足猶纔足也史記孝文本紀見馬遺財足

索隱曰財字與纔同漢書楊雄傳財足以奉郊廟御

古注曰財讀與纔同漢書以財爲纔不可枚舉此文

財足正與彼同言人數不必過多取其纔足任事而

已尹注曰財謂其祿廩非是下文云給卒財足亦言

給之以卒使纔足任事不必過多也注云財其糧用

也亦非是

可省作者半事之

樾謹按省與少一聲之轉故義得相通禮記喪服小記篇多陳之而省納之荀子仲尼篇省求多功並以省與多對省卽讀如少矣此言雖有疾病不能多作猶可少作故半事之也尹注謂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未得其義

補弊久去苦惡

樾謹按尹注曰其器旣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此未得其義補弊久與去苦惡相對久讀爲舊尚書無逸篇舊勞于外舊爲小人史記魯周公世家舊皆作久是舊久古通用詩抑篇告爾舊止鄭箋曰舊久

也文選答賓戲時暗而久章者注曰久舊也茲其證也此文言弊舊者補之苦惡者去之兩句文義一律若云補弊而久則不辭甚矣

不利作士功之事放農焉

樾謹按放讀爲妨禮記月令篇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即其義

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

樾謹按服讀爲備謂不知四害之備也戰國策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是服與備古字通

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 地員

樾謹按兩句傳寫誤倒其立后而手實本在五種句前總冒本篇五種無不宜自與其木宜蚖菕云云相屬乃專說五施之土證以下文其誤自見矣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

樾謹按一而三之爲三三而三之爲九九而三之爲二十七二十七而三之爲八十一是謂四開以合九九尹注誤

陜之芳

樾謹按芳當作旁字之誤也陜之旁與下文山之上

山之側一律

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

櫆謹按宋本作八七五五十六尺與上文六七四十二尺七七四十九尺一律當從之下文七九六十三尺亦當作九七

其草如茅與走

櫆謹按如茅疑即爾雅釋草所謂菇𧆛茅蒐非必二草也走未詳

山之材

櫆謹按材字無義疑才字之誤手誤作才因誤作材

矣手者埀之古文見說文我部山之手卽山之埀說文土部埀遠邊也是埀有邊側之義尹注曰材猶旁也正得其義但未得其字耳

其木乃格

樾謹按木無名格者格乃椵之借字爾雅釋木㯳椵郭注以爲柚屬說文木部椵木可作牀几徐鍇繫傳以爲梓屬二者未詳孰是此文以格爲椵猶儀禮古文以格爲嘏葢古音相近故得通用

有龍與斥

樾謹按尹注曰龍斥並古草名此古字殊爲無義疑

正文本作有龍古與斥注文本作蘢古與斥並草名傳寫奪誤耳爾雅釋草紅龍古郎此草也

右執挾匕弟子職

樾謹按尹注曰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匕此說非也古時匕有二儀禮士昏禮匕俎從設鄭注曰匕所以別出牲體也此一匕也少牢饋食禮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注曰匕所以匕黍稷者也此又一匕也說文匕部匕相與比敘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木部柶匕也所以取飯是匕之本義爲取飯之匕因別出牲體之具爲用略同故亦以匕名

之取飯之七七小而所出牲體之七大易震彖辭不喪七鬯注詩大東篇有捄棘七傳茲云七所以載鼎實棘皆所出牲體之七也尹氏因亦襲用其說然管子此文言弟子為先生設食之禮豈必列鼎而食則所謂七者自是取飯之七挾七蓋二物也挾讀為梜禮記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梜鄭注曰梜猶箸也然則梜也七也正食時所必用者雖疏食菜羹不可無此二物弟子執之正其宜矣

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

樾謹按尹注曰貳謂再益食盡曰嗛齒類也謂食者

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尹氏此說於同嗛以齒未得
其義齒者年也長幼之次也同嗛以齒以先生之齒
言猶下文弟子乃食以齒相遜以弟子之齒言也蓋
食盡則亟益之有同嗛者則以齒爲序先生亦或非
一人自有長幼也
各徹其餽如於賓客
樾謹按於猶爲也見王氏經傳釋詞如於賓客者如
爲賓客也尹注曰賓客食畢亦自撤也正見各徹其
饋與賓客同
既徹并器

樾謹按幷當爲屏尚書金縢篇我乃屏璧與珪枚傳曰屏藏也旣徹屏器謂旣徹之後則藏其器故尹注曰幷謂藏去也

先生若作乃興而辭

樾謹按先生若作者先生謙故爲之起也弟子不敢當故必辭尹注謂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此未達其言爲弟子者豈宜以己拚未畢而止先生之作乎

有墮代燭

樾謹按尹注曰燒燭者有墮卽令其次代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墮字並當作惰大戴記盛德篇無度量

則小者偷墮是墮與惰古字通

治安百姓 形勢解

樾謹按治安上當有主字主治安百姓與地生養萬物相對猶上文主牧萬民與天覆萬物相對也

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

樾謹按門字無義疑明字之誤禮記禮運篇故君者所明也鄭注曰明猶尊也去其明即去其尊上云虎豹去其幽此云人主去其明兩文正相對虎豹必居以幽僻之地故以幽言人主必居於高明之地故以明言一幽一明正管子取譬之指也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

樾謹按詩泮水篇實始翦商毛傳云翦齊也鄭箋云斷也正義謂齊即斬斷之義此文以誠莊事斷釋濟濟即此意也可證古詩說故特表出之

度量馬力

樾謹按此本作度量其力承上文善視其馬而言不必言馬也下文說明主善治其民亦云度量其力不言民力可證此文馬力之誤

奚仲之爲車器也

樾謹按車器二字不詞據下文云巧者奚仲之所以

爲器也則此文亦當作奚仲之爲器也車字蓋後人妄加耳藝文類聚及御覽引此文並作奚仲之爲車蓋反以器字爲衍而删之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也者車爲多車亦器也此文以作器爲長

備利而偷得

樾謹按備字無義疑苟字之誤苟誤作茍因誤爲備矣禮記表記篇安肆日偷鄭注曰偷苟且也是偷與苟同義苟利卽偷得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

樾謹按不知下不當有於字乃衍文也下文云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不知下亦無於字可證

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

樾謹按斬當讀爲鏨說文金部鏨小鑿也字亦作嶄文選海賦藝陵巒而嶄鏨汪鏨與嶄古字通禹鑿龍門即此所謂斬高矣橋讀爲撟引之撟蓋引而上行之意斬高橋下義正相當猶言高者下之下者高之耳

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

檖謹按能與而古字通然能戰勝攻取卽然而戰勝攻取也下文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僇者羣書治要作然而身死國亡此文正與彼對一作然能一作然而文異而義同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嵬駟大理篋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能而互用古書往往有此

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右政九敗解

檖謹按王氏念孫謂朋黨當作多黨是也惟此數句

尙有闕文當云夫多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則賢不肖不分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今本奪二句則文義不備

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

樾謹按此釋上文觀樂玩好不當專舉觀樂而釋之疑本作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玩好者珠玉聲樂也傳寫奪三字

疏遠微賤者無所告遡則下饒 版法解

樾謹按饒當爲譊說文言部譊恚呼也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

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

樾謹按不親則不明句當爲衍文上下文均無此意且下文曰明教順以道之是明屬君不屬民故知此句衍文也不教順則不鄉意下尚有闕文據下文當曰不利則不勝任

故莫不得其職姓

樾謹按得職猶得所也漢書趙廣漢傳小民得職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此文以職姓連文甚爲不詞疑管子原文止作莫不得其職而佗本或有作得其姓者姓乃性之叚字言得其性也亦與得職同義而

後人誤合之遂作得其職姓耳明法解篇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所職二字亦爲不詞蓋亦一本作所一本作職而誤合之

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

樾謹按撫當作橅橅即模字漢書蕭望之傳注曰橅讀曰模是也說文木部模法也所以自橅言以學自爲模範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 明法解

樾謹按有字乃明字之誤明字之下又奪於字當云明主者明於術數而不可欺也與下文審於法禁而

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文誼一律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

樾謹按羣書治要作案賞罰行其正理此非原文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兩句相對成文當猶正也廣韻正正當也正可謂之當當亦可謂之正漢書李尋傳當貰良等執左道亂朝政注曰當謂處正其罪名素問六節藏象論當其時則甚也注曰當謂正直之年也是當與正同也宜通作誼周官肆師職注引鄭司農曰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書所謂義爲誼是誼者古義字宜乃誼之省耳故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仁人

古通用則義宜亦通用案其當宜循案其正義與下句行其正理一律王氏念孫反謂當從治要本誤也

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

樾謹按姦臣當作人臣蓋人主以無實之言誅人則人臣皆事貴重以求免非必姦臣也涉上文兩云姦臣而誤

諸子平議卷五

諸子平議卷六

德清俞樾

管子六

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 臣乘馬

樾謹按七十日陰凍釋而秇稷至百日而止則尚有三十日乃云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義不可通疑管子原文本作七十五日而陰凍釋後人但取六十日七十日兩文相對而不顧其數之不合遂妄刪五字耳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鄭注曰五日爲一

微十五日為一筈故五日成一候十五日成一氣然則日至六十日得三微一至者二七十五日又得三微一至者一以周書時訓篇言之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是爲蟄蟄七十五日而陰凍釋是爲雨水若作七十日則不相當矣故知其誤也

王國守始乘馬數

樾謹按下文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云云是乃無策之甚者何以謂之王國疑王國乃亡國之誤上文云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閒

而用足夫無求於民者上也游於分之閒而用足者

次也然則此爲最下矣王國之誤無疑也

民無糟賣子數矣

樾謹按數矣二字衍文涉上文又失諸夏秋之筴數

也而衍宋本作數也此其初衍之本今作數矣則又

誤也字爲矣字

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

樾謹按衆字義不可通疑本作補下壤之虛虛與滿

相對國蓄篇曰萬物之滿虛又曰守歲之滿虛並其

證也隸書虛字或作虗故誤爲衆耳

齊諸侯方百里 事語

樾謹按內業篇節適之齊尹注曰齊中也齊諸侯者中諸侯也謂中國之諸侯也與下文負海子相對負海則非中國矣輕重乙篇作佌諸侯齊佌一聲之轉猶鰌魚之爲鰍魚也

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

樾謹按舉衍文葢卽與字之誤而衍者

吾子食鹽二升少半 海王

樾謹按尹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然則吾當讀爲牙後漢書崔駰傳注曰童牙謂幼小也吾子卽牙子

具作吾者牙吾古同聲猶騶吾之或為騶牙矣大玄勤次三曰羈角之吾其泣呱呱義與此同集韻有邪字音牙云吳人謂赤子曰孲邪𡹎卽牙字而加子旁耳

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

樾謹按九乃人字之誤隸書人字或作九張休崕涘銘行几過茲隸續云几卽人字是也其形與九相似又因上下文多言數故誤為九耳正人二字連文國蓄篇云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是正人正戶當時有此名目尹彼注曰正數之人若丁

壯也此正人之義亦當與彼同揆度篇曰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正人止百萬而已故曰正人百萬也王氏引之說與余同而誤以正字絕句讀爲征則猶未得

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

樾謹按百字衍文上云月人三千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也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是國之常征止三十萬鹽筴之利得六十萬適加一倍故曰倍歸於上若作百倍則太多矣葢後人不察文義而妄加文按上文三千萬六千萬之數王氏

引之說最塙尹注皆非也說具讀書襍志今不錄

歲適美則市糴無予 國蓄

樾謹按方言予讎也此予字當訓爲讎讎即售字說文新附售賣去手也詩抑篇箋云物善則其售賈貴釋文云售本作讎蓋古無售字即以讎爲之此文言無予即無售也猶詩云賈用不售矣下文云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言穀賤則以幣售食布帛賤則以幣售衣也兩予字亦當訓讎

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

樾謹按無予之義已見上矣半力二字義不可通疑

半分之誤下文云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半分與什倍正相對輕重乙篇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以五分與十倍相對義與此近

鍾鑲糧食畢取贍於君

樾謹按鑲宋本作饟當從之傳寫誤從金耳鍾本作種今從金旁亦誤山國軌篇尹注引此文正作種饟糧食可證

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

樾謹按夫國者彼國也漢書賈誼傳夫將爲我危師古注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此夫字義亦與同以

百乘之國視千乘萬乘之國則皆彼國耳故曰大國之君王氏念孫謂當作大國非是

人衆田不度食若干山國軌

樾謹按不度食當作不足食涉上文終歲度人食若干而誤也下文云終歲其食不足於人若干可證

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萬物隆而止

樾謹按隆當作降古字通用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厖降之降是其證也此言物重則出之及降殺而後止故曰降而止廣雅釋詁屖減也降與屖同

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

藏十一年與少半

楷謹按王氏引之曰三年二字因下文而衍當作歲守十分之參與少半言一歲之數分爲十分守其三分與一分之少半是所守者爲十分中三分之一也成歲者順成之歲也藏十一年衍一字當作藏十年言順成之歲三十一年而藏其十年與一年之少半是所藏者爲三十一年中三分之一也今按王氏此說殊不可通所守者既爲三分之一則但曰王者歲守三之一豈不簡而易明乃必設爲十分然後以十分之參及一分之小半迂回取數何也且果三分之

一則是三十年而藏十年也乃不曰三十年而藏十年而曰三十一年而藏十年與少半必多此一年使成奇零之數又何也且前之少半爲十分中一分之少半後之少半爲一年之少半則多寡迥殊矣而同以少半言之使人疑誤難曉又何也是故王氏說此文未得其理此文初無衍字但三十一年當作三十七年七誤爲一所闕止一筆耳王者歲守十分之參者一歲之穀分爲十分用其七藏其三是謂歲守十分之參於是三年得九分又加一年之少半則又得一分合而爲十分是與一歲之數相當矣故曰三年

與少半成歲也三十七年之中每年三分共得一百一十一分夫一百一十分是十一年也尚餘一分是一年之少半也故曰三十七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所以必如此計算者正以三十三年以前尚不足十年之數至三十四年則十年而餘二分三十五年則十年而餘五分三十六年則十年而餘八分其所餘之數皆不能適與上文少半之數合故必三十七年方可計算也古人屬辭之密如此至歲守十分之三雖非三之一然所少亦無幾故下文曰藏參之一也王氏泥參之一以爲說宜所解之皆誤矣

桓公曰陒者所以益也

樾謹按此本作陒者所以隘也故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正承桓公此語而言今作所以益也即涉下句益也二字而誤耳禮記禮器篇君子以爲隘矣釋文曰隘本作陒是陒隘義得相通故曰陒者所以隘也隘誤作益於義難通且管子隘則易益之言爲贅設矣

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歛　山至數

樾謹按肥當爲肔肔乃潪之叚字也魏孝武弔比干墓文被裴荷之輕衣㐌狀容之𦆓裳顧氏炎武金石文

字記謂茄卽葩字然葩裳之文殊不成義疑茄爲薄故與輕衣相對管子此文叚肥爲薄以輕賦稅薄籍斂相對正與彼同字誤作肥遂不可解矣下文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肥亦當作肥而讀爲薄祿薄幣輕亦相對也

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樾謹按還當讀爲環韓子五蠹篇曰自環者謂之私

特命我曰

樾謹按特者人名也命猶告也禮記緇衣篇鄭注曰傳說作書以命高宗是古者上下不嫌同詞以君告

臣謂之命以臣告君亦謂之命也亦詔箸奏啓教我曰佚田謂寡人曰及此篇梁聚謂寡人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輕重乙篇衡謂寡人曰兹夥人言以問管子則特命我曰義亦同也

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 地數

樾謹按玉篇金部鉒送死人具也然則鉒金鉒銀殊不可通疑鈺字之誤五音集韻曰鈺堅金也

故先王各用於其重

樾謹按各當爲託聲之誤也國蓄篇作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可證揆度篇作故先

王度用其重度亦當爲託

修洌濟之流

樾謹按修乃循字之誤言循流而下也循誤作脩因誤作修本書類此者不可勝舉

巨錢而天下貴

樾謹按此本作吾賤而天下貴言五穀興豐則吾國之穀價賤而天下貴矣故曰五穀興豐吾賤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今作巨錢者吾字闕壞止存上半之五遂誤爲巨字賤之與錢字形相似音又相同致誤尤易矣

故相任寅爲官都　揆度

樾謹按寅字無義疑吏字之誤隸書寅作寅其下與吏相似故吏誤爲寅矣相任吏爲官都者言使之相保任而吏迭爲官都也官都見問篇按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然則官都者五官之總司也淮南子天文篇曰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部都即此所謂官都也上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司馬也田也五官中之二

也然則相任更爲官都殆謂使四官相保任而更迭爲官都乎

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

樾謹按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至於黃帝之王句下輕重戊篇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是其明證傳寫誤入此不可通矣人君以數制之人句亦不可通疑下人字衍文也此文本云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人

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身至味者所以守口也三句當在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之上試連上文讀之曰其在色者靑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如此則文義俱順矣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又遠蒙事名五正名五而言下接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今於中閒又錯入味者所以守民口也三句則文不貫矣幸其衍一人字知以數制之下本與人君相連其迹未泯尚可訂正

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樾謹按去字乃者字之誤上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此言重門擊柝不能者亦隨之以法不以其職微而覓之也重門擊柝猶言抱關擊柝

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

樾謹按厲讀爲利厲國即利國也史記陳杞世家是爲厲公索隱曰厲利聲相近國策秦策曰綴甲厲兵高注曰厲利也

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

穖謙按度當爲各聲之誤也謂東西南北各五十里也上文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地數篇作故先王各用於其重度各聲近而誤在本篇郎可證矣又按此文當作東西南北各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三日出境明每日行五十里也荀子大略篇所謂吉行五十是也下文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當作度二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五日出境亦是每日行五十里也何以明之據下文曰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其下郎云十日出境夫

五百里而十日出境則日行五十里可知前後必當一例故知此文有奪誤也詳管子之意萬乘之國方千里是古王畿之制千乘之國方五百里是周禮諸公之國之制百乘之國方三百里是周禮諸伯之國之制蓋管子多與周禮合也古者公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故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文言公以該侯言伯以該子男耳若如今本則百乘之國方百里千乘之國方三百餘里萬乘之國方千里參差不齊矣又五十五百均無餘數獨於百五千言餘亦不可通也

三日出境五日而反

樾謹按此本作六日而反據下文五日出境十日而反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是反之日必倍其出境之日此云三日出境則必六日而反可知傳寫誤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樾謹按挾猶給也挾讀爲浹古無浹字故以挾爲之浹之言周也徧也故有給足之誼荀子解蔽篇雖億萬已不足浹萬物之變注曰浹周也文選東京賦饔餼浹乎家陪注曰浹徧也茲與給足義相近此言上農足以給五人中農足以給四人下農足以給三人

與下文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同義輕重丁

篇此何以洽洽卽給也猶言此何以給也洽浹誼同

故並有給義矣王氏念孫以洽爲給之誤非也

天酸然雨 輕重甲

樾謹按酸當爲䨲說文雨部䨲小雨也從雨酸聲

三月解匃弓弩無匡軫者

樾謹按字書無匃字疑医字之誤說文匸部医盛弓

弩矢器也從匸從矢國語曰兵不解医

王者乘勢聖人乘幼

樾謹按幼當讀爲幽大戴記誥志篇曰幽幼也史記

厤書亦曰幽者幼也是幽與幼聲近義通禮記玉藻篇再命赤韍幽衡鄭注曰幽讀爲黝然則幼之讀爲幽猶幽之讀爲黝矣聖人乘幽卽上文所謂君請籍於鬼神者

令以矩游爲樂

樾謹按矩當爲渠說文水部渠水所居從水渠省聲故得叚矩爲之以渠游爲樂謂以游於渠爲樂

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

樾謹按屨縷二字無義乃寠數之叚字釋名釋姿容曰寠數猶局縮皆小意也然則寠數之甿謂小民也

窶數二字竝從婁聲屨縷二字亦竝從婁聲故得通用矣

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

樾謹按尹注曰庸功也其說未合庸當爲傭史記陳涉世家嘗與人傭耕索隱引廣雅曰傭役也漢書每以庸爲之周勃傳取庸苦之不與錢司馬相如傳與庸保雜作竝叚庸爲傭是其證也無得聚庸而煮鹽此所謂庸正是賃作者尹訓爲功失其義矣地數篇毋得聚庸而煮鹽義同

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

樾謹按怒讀爲弩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劔或謂之弩是齊人謂語而過者爲弩朝令一怒正謂其語之過也怒者弩之叚字管子齊人故齊言耳

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 輕重乙

樾謹按執將卽主將也淮南說山篇執獄牢者無病高注曰執主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堤壘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削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

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
樾謹按此文凡三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句下竝有去一兩字言如此則是去其一分也今第一句下有去字而奪一字第二句下去一兩字俱存而誤屬下讀第三句下去一兩字俱奪矣不能操其二當作不能操其三蓋上文三言去一則是去其三分故桓公言五分不能操其三也如今本則皆不得其指矣又按吾歲罔者卽吾歲無也罔無一聲之轉尙書湯誓罔有攸赦西伯戡黎罔敢知吉微子乃罔恒獲金縢王其罔害史記竝易以無字是其證也歲無卽歲凶

或疑罔字爲凶字之誤非是

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

樾謹按施乃也字之誤乎乃乎字之誤宋本正作乎可證也乎上當有粟字管子原文本云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也粟乎其歸我若流水輕重甲篇曰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文法與此同知此文是粟乎非民乎者以本文是言粟事耳

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

樾謹按此言粟價而云金三百義不可通金乃釜字之誤釜字壞其上半故成金字矣據輕重甲篇云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然則此文亦必與彼同三百當作四百古書四字或作三因誤爲三耳

使卿諸侯藏千鍾

樾謹按此卿諸侯即儀禮所謂諸公鄭注燕禮曰諸公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管子此文有卿諸侯之名且列於大夫之上其爲孤無疑矣

江淮之閒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輕重丁）

樾謹按毋當作毌古貫字

齊東豐庸而糶賤

樾謹按庸乃康字之誤淮南子天文篇十二歲一康高注曰康盛也然則豐康者豐盛也尹注曰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非是

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

樾謹按上云齊西之粟釜百泉齊東之粟釜十泉然則所謂釜十之粟者乃一釜十泉之粟指齊東而言也蓋齊西粟貴齊東粟賤故雖均是籍人三十泉而

齊西止以粟三斗當泉三十齊東必以粟三釜當泉三十於是齊西之粟所入無多而齊東之粟皆實於倉廩矣其下曰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以此故也管子因桓公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故爲此法則其所注意者本在齊東一釜十泉之粟故曰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王氏念孫謂十當爲斗釜斗之粟承上三斗三釜而言則全失其義矣

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樾謹按天嗇無義當爲天甾甾者災之叚字也隸書甾字或作畄嗇字或作嗇兩形相似而誤

崢丘之戰

樾謹按尹注曰崢丘地名未聞說卽葵丘此說殊不可解經傳多言葵丘之會無言葵丘之戰者安得謂崢丘卽葵丘乎葵疑乘字之誤春秋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或說所以崢丘之戰爲指此役故云卽乘丘耳乘古字作椉與葵字相似因而致誤

然則吾非託食之主邪

樾謹按吾字乃君字之誤管仲謂桓公爲託食之主故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

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 輕重戊

樾謹按商當爲障古音商與章近尚書棐誓篇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邈音章是也障從章聲故得以商爲之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篇作弦商然則以商爲障猶以商爲章矣

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蠭螫也

樾謹按千一本作子當從之子穀蓋穀之不成者猶言童蓈矣說文艸部蓈篆下云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子穀童蓈其義一也

令謂左右伯沐塗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

年民被𥘶布𧗱中而𣶢

樾謹按𧗱字無義乃𦉳字之誤其讀爲𦊮古字通也此當以𦉳朞年三字爲句尹氏以𦉳字屬上讀注云𦉳涂也非是

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捎也

樾謹按𢯷當從宋本作捎考工記輪人以其圍之阞捎其藪鄭注曰捎除也此言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捎除之故下文曰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正是捎除之也

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樾謹按二十八月當作二十四月上文曰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此文亦必與彼同葢二十四月者質言之則二年也若作二十八月於義無取故知其非

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樾謹按此本作楚生鹿一而當八萬言一鹿直八萬泉也傳寫者誤移當字於一而之上義不可通又按下文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是一鹿直金五斤也而當八萬泉則金一斤直泉一萬六千葢金一兩而泉一千也漢書食貨志曰黃金重一斤直

錢萬是春秋時金價貴於漢也

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

樾謹按蓺文類聚及御覽引作必去其農下文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亦然此後人不曉古語而臆改之也本者根本也凡有根本之義者皆可以本言之故古人言本者初無定名禮記大學篇此謂知本正義曰本謂身也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本謂心也周易大過彖傳本末弱也侯果曰本君也是知本無定名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矣對四體而言則心爲本矣對臣民而言則君爲本矣管子地數篇

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又云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輕重甲篇曰守圉之國用鹽獨重輕重乙篇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前後文小異大同或言本或言國者國亦可謂之本也淮南子氾論篇立之于本朝之上注曰本朝國朝也此占人謂國爲本之證是故守圉之本言守圉之國也衢處之本言衢處之國也人求本者求乃來字之誤言人來吾國也食吾本粟因吾本幣言食吾國粟因吾國

弊也此篇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言去其國而居山林之中也若易本作爲農則失其義矣

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輕重己

樾謹按眾當作稟漢書文帝紀吏稟當受鬻者師古注曰稟給也就官而稟謂就官而給也作眾者形近而誤

苟不樹埶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

樾謹按兩作字皆讀爲詛古字通用詩蕩篇侯作侯祝釋文曰作本作詛是其證也此言有不樹埶者必

下詛之於地上詛之於天明其爲不服之民蓋以神
道設敎之意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通矣
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
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
樾謹按誅大臣三字衍文也此蓋以斷大木斬大山
戮大衍爲滅三大其上文聚大衆行大火非滅之也
故不數也若加誅大臣則爲滅四大矣又按斬大山
之斬當讀爲螫與形勢解篇斬高同
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
樾謹按上文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

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下文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里數皆與日數相符此云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則亦宜出國九十二里乃出國百三十八里者蓋自夏日至上溯春盡夏始之四十六日而并計之也然所云四十六日乃舉成數而言實止四十五日有奇故歲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四時出國則為三百六十八里也

諸子平議卷六